

水稻豐產模範和
他們的豐產經驗

華東人民出版社

5.6112
-587

書號：滬 673 (40—25)
水稻豐產模範和他們的豐產經驗

編輯兼：**華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8,000 一九五二年八月初版
定價(甲2)人民幣 1,000 元

前記

爲了推廣豐產經驗，介紹豐產模範的事蹟和情況，配合各地農村愛國增產運動的開展，我們特將向全國發起水稻增產競賽的四位豐產模範的材料，加以編寫介紹；書中並附有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頒佈的『水稻豐產技術指導綱要』一文。由於各地的地理條件和農業條件不一樣，在運用這些經驗時，要注意結合當地的豐產經驗和實際情況，仔細研究，靈活運用。

編者

一九五二年七月

目 錄

陳永康和他的豐產經驗.....	(一)
楊振儒小隊和他們的豐產經驗.....	(二)
李呈桂和他的豐產經驗.....	(三)
鄒玉彬『千斤組』.....	(四)
附錄：	
水稻豐產技術指導綱要.....	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四)
楊振儒小隊陳永康互助組李呈桂互助組鄒玉彬互助組	
發起水稻增產競賽的聯合挑戰書.....	(四九)

陳永康和他的豐產經驗

一九五一年華東出現了一個水稻豐產模範，名叫陳永康，他的單季晚稻，平均每畝產稻一千斤（包括糯稻和因受竹園影響而減產的田在內）其中有七畝八分三厘田，收了八千九百八十五斤，長得最好的一畝豐產田，收到一千四百三十三斤，創造了華東已經發現的水稻豐產的最高紀錄。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爲了獎勵他的成績，評定他爲一九五一年水稻豐產模範，並獎給他愛國豐產新紀錄獎狀一份、愛國豐產獎章一枚、獎金一百萬元。從此陳永康這名字就爲大家所熟悉了。

陳永康家住在蘇南松江縣長瀆鄉長岸村，今年四十六歲，富裕中

農，一家八口，有田十六畝一分，主要靠他一個人勞動。他小時候讀過三個多天的書，十五歲學插秧，十六歲就跟大人一樣做活了。他父親是一個急性人，每年不等紅花草開花就要耕田，肥料總是在大暑後一次上到田裏。陳永康在二十歲以後，對他父親這種辦法就發生了懷疑，他想：如果等紅花草長旺盛了再耕田，肥力不是更大嗎。他看到大暑後一次施肥的結果，稻子開始長得烏黑，以後稻子的顏色就越來越淡。他想：這一定是肥力接不上的關係。他父親死後，他就打破了老一套的方法，等紅花草長旺盛了再耕田，肥料也改成分次上，這樣果然每畝多收了一百多斤。由於他三十年來的努力鑽研，在選種、施肥、栽秧和灌水等方面都獲得了一套較完整的經驗；他還能夠掌握住水稻豐產的一連串因子，並且根據各種不同的情況，加以靈活的運用，陳永康所以能夠豐產，原因就在這裏。下面介紹他的豐產經驗。

陳永康的施肥經驗

陳永康的肥料主要來源是靠養豬，他說：『種田存心不存心，看儂養豬不養豬。』他的肥料除豬廄肥和紅花草外，還加豆餅和肥田粉，使肥料搭配得很好。他施肥的方法是根據當地水稻『小暑發棵，大暑發粗，立秋長穗』的規律，按照水稻各個不同時期的需要，分期施肥。這是他經驗中最寶貴的一部分。

他的秧田是用紅花草做基肥的，播種後十五天到二十天開始上追肥，肥料的多少，根據秧田的肥瘦決定，總之要達到培育健壯小秧的目的。秧田中肥料不能太多，秧苗長得過旺，容易生秧瘟（稻熱病），栽秧後也容易死。他今年共有七分秧田，分成五板，先在三塊秧板上施肥，隔一星期再在另外兩塊上施肥。他因為人手不夠，要分期插秧，這樣施肥，可以使後兩塊秧板的秧苗不會長老。去年他的本田是種紅花草

的，他認爲小暑前上一次追肥最好，但不能太多，不然就會多長葉子，如果以後肥力接不上，就會稻草多穀子少。去年他因財力不足，小暑前沒有施肥，所以發棵不算多。到大暑前兩天，第一次每畝上肥田粉五斤。立秋前兩天，第二次上豬廄肥一千二百斤。第三次施肥在立秋後三天，上肥田粉五斤。最後一次上肥料是在立秋後八天，這次上多少肥料，要看稻的生長情況來決定；如葉色轉淡，就上肥田粉五六斤，葉子稍轉淡色，可上肥田粉兩三斤，葉色正常就可以不上。這次肥料對稻穗的發育關係很大，上得對勁，每畝就能多收一百多斤穀，上得不當，稻穗就短，粒子也不飽滿，並且熟得遲，容易受螟蟲和霜的害。最後一次施肥最好在孕穗（俗稱做肚子）前十二三天。

他過去在本田施肥的辦法有兩種：第一種是在肥料充足的時候（他稱做富辦法），過小滿後兩天就插秧，隔二十天就頭耥，芒種後七八天第一次上追肥，有紅花草做基肥的，上豆餅二十斤，沒有基肥的上豆餅

三十斤，到小暑前再上豆餅五十斤，大暑前一兩天再上豬廐肥一千五百斤，到立秋時要看水稻生長情況，決定是不是要上肥田粉。第二種是在肥料不足時（他稱做窮辦法），要過芒種三五天插秧（一定要過芒種），這樣可縮短水稻生長的時間。因爲沒有紅花草做基肥，水稻初期生長不好，所以到立秋（大暑裏）一定要上豬廐肥五六百斤，立秋後一週上肥田粉六斤至十斤，這樣才可使稻穗長而且飽滿。他去年用的辦法是這兩種之間的。

實行深耕，改良土壤

過去有一年，陳永康的牛生了病，他就用釘耙翻土，結果這塊田長得特別好。他想：這一定是釘耙翻土比牛耕的田耕得深的緣故。他從此認識了深耕的好處，現在他的田是用耕兩次的方法，做到深耕，當地一般農友都只耕三寸深，陳永康却耕到五寸深。因爲他每年深耕，再加上

種紅花草和多上豬廐肥，所以他田裏的泥土，又鬆、又細、又肥，而且草也少。

『一穗齊』和連年選種的經驗

陳永康對於選種特別注意，去年他就當選為松江城東區選種模範。他現在的『老來青』稻種，是十多年前從別人田裏選來的一枝稻穗用單種單收的『一穗齊』辦法繁殖起來的。以後除了每年割出一塊長得好的田選種外，每隔三四年再做一次『一穗齊』，全部改換新種。經過他這樣認真的選種，他的稻穗，從每枝一百二十粒提高到每枝一百八十粒，最多的有二百七十多粒。他選的稻種還有秀得齊、耐肥（不怕肥料多）、莖稈硬、不容易生稻熱病、白穗少和出米多等優點，但有輕微的稻麴病。他說：『稻種年年選，產量年年高』。他現在的稻種已經很好，但他並不滿足，還在注意揀選更好的品種。

『落穀稀』播種法和培育小秧的經驗

大約在六七年前，他聽人說：在上海縣一帶，有一種直播的種稻方法（就是把稻種直接撒在田裏，不再經過插秧，在除草時同時間苗，兩棵苗長在一起的拔去一棵；空的地方就補上），收成很好。他第二年就用五畝田試了一試，結果秧苗長起來一棵比普通的兩棵還粗，到秋收時果然比插秧的田多收了二百多斤。不過有一件事使陳永康非常苦惱，就是除草太困難。普通田一天能除草三畝，而直播田每天只能除草半畝，假使都用直播，那他是無論如何忙不過來的。他就想：直播田是由於秧好，所以發棵多，假使普通秧田播種稀一些，插秧時少插幾棵，株距放大一些，行距縮小一些，和直播田一樣弄得均均勻勻，不是一樣嗎？這就是他現在的『落穀稀』和『小株方形密植』的來源。

『落穀稀』是一種特別稀的播種法，每畝本田只需種子五斤（實際

上只需三斤半，當地一般農民需十斤），秧板上的種子粒粒不相接觸，它的好處是，小秧長得好，又省穀種，又不會爛秧和生秧瘟（稻熱病）。不過『落穀稀』最怕秧田草多，他的秧田都經過深耕細耙，因此草也很少。陳永康落的是乾穀（因爲松江的田，地勢低濕，落穀後雖然放乾水，田還濕潤），他說落穀後最好蓋草木灰，拔秧時不會使根受傷。落穀後等田板有細裂縫時就要灌水三分深，如遇下雨，在雨前要馬上灌水，防止雨水打在穀上。灌水時要多開幾個缺口，口要小，使水從四面慢慢地流進秧田，這樣才不會沖壞種子。灌水後過兩天一夜才放水，這樣水經過太陽晒後就暖了，可以使種子早發芽。以後就在白天灌水，晚上放水，經過五六天後，秧苗有半寸高，晚上就不再放水，水保持沒秧板，不能沒上秧頂。拔秧時水要多些，秧才容易拔。秧期是二十八天，因爲小秧培育得好，所以秧苗都是健壯的『扁蒲秧』。他曾經用過浸種催芽的辦法，結果發現有搶先稻（馬鹿病苗），現在他用乾穀播種，出苗很

整齊。

『小株方形密植』和淺栽

陳永康栽秧是用『小株方形密植』和淺栽的方法。每墩根據秧苗的肥瘦，栽一根到三根，栽秧大約八分到一寸深，栽得太深發棵困難。栽秧的距離接近正方形，每枝相隔六寸，每行相隔五寸半（在肥料充足時可以放寬些），這樣可使陽光充足、行間通風和病蟲害少。稻棵好，肥料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這種栽秧法比當地一般栽秧法每畝要多一千零四十墩。這可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小株密植比大株稀植每墩發棵少。他田裏每墩平均只有九根左右，照理還可以增加，主要是他去年肥料不足，他怕肥力脫節，小暑前沒有施肥，把肥料主要用在稻穗的發育和籽粒的充實上，做到每一個分枝都結稻，而且稻穗大，籽粒飽滿。當地農友說：『我伲的三十二個稻，一個人挑得起，陳永康十八個稻把

子，一個人挑不起。』

耘耥不在乎次數多少，要做到除去雜草和把土鬆軟。

當地農民一般是兩耥兩耘或兩耥三耘，陳永康是一耥兩耘。他在插秧活棵後十天，開始耥稻，耥得過早，容易碰傷秧苗，過遲草太多，除草難。耥時水不能太多，祇要有薄薄一層水就夠了，否則水多泥混，雜草看不清，不容易除乾淨，也不容易使泥漿漿死雜草。耥稻要專心用力，來回耥四次，一次耥八棵（當地一般耥六棵），緊靠稻棵，將土耥到爛熟為止。耥後隔一晚，再灌水兩三分，兩三天後就進行第一次耘稻，同時把稻棵周圍的土疏鬆一下。隔十二三天稻高一尺五寸，進行第二次耘稻，採用傴耘。傴耘比跪耘不容易碰傷稻棵，而且容易撲殺螟蛾。耘時緊靠稻根周圍約抓一寸深。耘後隔一夜才能灌水，水深半寸，

這樣可以洗去稻脚上的泥，免得收稻時泥混進穀裏去。經過很仔細的一耥兩耘，田裏已無雜草，而且稻已經發棵，就不再耘耥。他說：「肥料不施，種子不選，也能收三四百斤，但草不除，就要變成荒年。」他又說：『耘耥不在乎次數多少，以除去雜草和把土鬆軟爲原則。』

適時的淺水灌溉和『乾花濕子』

陳永康曾經注意到田裏的水如果太多（一寸五分），稻子就容易生稻腳瘟（稻菌核病），也容易倒伏，因此他就逐年把水減少。現在他灌水一般只有五分，最多不超過一寸，每隔半月乾三四天再灌水。在開花時把田裏水放乾，等到田裏晒有很細的裂縫時再灌水。只有在稻孕穗和灌漿時，一定要把水加深到八分到一寸。開花時放水，灌漿時加水，這種辦法當地稱爲『乾花濕子』。這種灌水的辦法，可以使水和地裏的溫度增加，使肥料加快分解，對稻的發棵、生長、防止病害和稻的倒伏等

都有好處，確是合乎科學的辦法。

陳永康的豐產決不是碰巧得來的，也決不是單靠肥料多得來的。他的豐產，是跟他的長期細心研究分不開的。他的選種、栽秧和灌水等經驗，也是相互有密切關係的一整套的經驗。當地有不少農民因為學習了陳永康的經驗，結果都得到了豐產，像一個叫李補林的，學習了他的『小株方形密植法』，每畝就收了一千零三十七斤。

陳永康生產更積極了

陳永康以前的產量也是很高的，過去他一直不敢把產量告訴別人，因為怕地主和反動政府知道他豐收後，要他加租和敲他竹槓。陳永康自己說：『在反動統治時期，收一百斤米要有七十斤被反動政府、地主、土匪刮去，我每年除了繳一石二斗租米以外，還要花二十四石的壯丁米。有一次，半夜裏我聽到狗叫，知道「野貓隊」（土匪）來了，馬上逃走，

可是第二天回家後就收到了一封信，向我要五十石米，我沒有辦法，只好東拼西湊送了去。因爲這樣，我田裏收起來的米，老是不夠吃，所以也就沒有心思搞生產了。現在解放了，我們農民的苦頭也算吃出來了，一九五〇年年底土地改革以後，我分到了田，就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更加相信，我更努力生產，因爲豐收就是自己的了。現在我們互助組也成立了，一共有七戶。三月初志願軍代表團和朝鮮人民軍代表團到松江來，我們聽到了美帝國主義瘋狂地在朝鮮和東北用細菌來殺害我們和平人民。聽了這個，我們互助組的組員都恨的切骨，大家寫了決心書，堅決搞好生產，支援前線。』陳永康自從出席了蘇南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以後，政治認識與階級覺悟都提高了，生產也更積極了。他們組織了互助組，全體組員，除了帶頭參加全縣的修河工程以外，又在本村和其他農友一起疏通了三條老河，開了三條新的水渠，修好了四處圩塘。這樣他們今年就可以做到水大不積水，天旱不缺水。他們今年的稻種全部用